

年味淡了吗

儿时，只要一过腊月初八，小朋友们就会掰着手指头算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白面馍馍，才能吃上带肉的饭菜，才能穿上新衣服，才能领上压岁钱……如今，这些早已不再是人们所期盼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变好了，天天吃的穿的都和过年没什么区别，而且孩子们早已不缺零花钱。我们不再期盼美食和新衣，于是，有人说，年味淡了。那么，年味淡了吗？

进入腊月，在火车站很容易看到扛着铺盖准备返乡的农民工。我问，这是要回家过年了吗。“是呀，车票不好买，要不前几天就走了，进入腊月，年味浓了，大家都返乡呢。”农民工兴奋地说。

此时，我能理解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急切返乡的心情，对他们来说，年味就从那张返乡的车票开始。从拿到车票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心已经回到了爱妻身边，并无数次想象着孩子的长相、身高、胖瘦等等变化，想象着拥抱孩子时的快乐和幸福。

近来，老家在农村的同事一个个都打算春节要回农村老家过年，已开始打探单位值班如何安排，万一春节假期排到了值班，还协商着找同事代班。打算春节回老家的同事夏福说：“过年只有回到老家和父母吃上年夜饭，这年才叫有味道。”夏福还说，他早就给父母买好了过年的新衣和年货，只等放假回老家呢。从夏福的眼神中不难看出，他期盼回老家过年的急切心情。

对于老家在农村的城里人来说，年味是买给父母的新衣，年味是带回家乡的年货，年味是围坐在父母身边吃那顿丰盛美味的除夕团圆饭。

我问儿子，快过年了，你们小朋友最期盼什么。“过年爸妈都放假了，就可以带我去看秦始皇兵马俑了，我一直想看，今年必须去。”儿子不假思索地说。“我们班好多同学都盼着过年，因为每个过年，他们的父母都会带着他们去好多地方游玩，这样可学到知识增长见识。”孩子又补充了一句。

对于孩子们来说，年味是父母有了时间能够陪在他们身边，能够带上他们一起游玩。

我去乡下采风，看到农民们正在排练戏曲歌舞，年轻小伙子们还请来了教练教他们顺着节拍敲打锣鼓。老太丈们和巧手媳妇们围坐在一起正在用腾条扎绑龙身，裁剪龙身上要贴的布料……

我说，今年要舞龙呀？老人们笑了笑说：“这年头不愁吃不愁穿，盼的就是乐呵呀，人乐呵了，就有精气神了，这年就过得有味道了。”

一位大爷对我说：你是城里人，不懂农村人过年。农村人平日有外出打工的，有在外做生意的，还有在城里工作的，只要过年，就都回来了。村里的舞龙、打锣鼓以及唱戏等娱乐项目，大家都要参与，每个人都是表演者，每个人又都是观众。不论哪一样娱乐，都需要排练，都需要大家相互配合才能完成。这过年呀，就是要聚拢人心，让分散的人凝聚在一起，贴在一起，学会相互配合才能干成事，这是农家人过年的传统，永远不能丢呀。”

此时，我明白了，在不同人群中对年味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虽然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求的年味是美食和新衣，但如今的年味却让我们拥有了更高的追求和境界。



过年是一张车票

孩提过年时，我都会陪伴在家人身边。只不过，长大后奔赴北方读书，过年成了一张通往他乡的车票，家人在起点，而我在终点。

刚读完小学，父亲忙于办案，母亲忙于做生意，便将我交给外公外婆抚养。尽管舍不得，父母还是强忍泪水，在自己的事业上做出一番成就。跟着外公，我能触摸到那些甜蜜而远古的温暖。每逢过年，母亲都会买一张回程的车票，回来过年，外公外婆总会张罗一桌好菜，一家人围在一块热热闹闹地品尝。

长大后，过年是一张回家的车票，我在起点，而父亲在终点。光阴荏苒，父亲由于办案劳累过早离世，而母亲却在事业上拼搏出了一番天地，她还为外公外婆两位老人购置了一套新房，把他们接过来一块住，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后来，我到北方读大学。每到过年，接到外公外婆的电话，总让我回家看看。于是，每年此时，我都会买一张回程的车票，赶上第一趟列车过一个亲情味十足的早年。尽管来回颇为奔波，但看到一家人的欢颜，心中就暖洋洋的。

总在辞旧迎新时，在每个人祈祷的内心深处，将新年的钟声敲响。如今，过年成了一张通往天堂的车票，外公在终点，而我还未踏上旅程。那年临近岁末，

外公病重，没多久便撒手西去。从此以后，过年对我来说，成了一个伤感的日子。每到过年，也是外公的忌日。在外公碑前，烧着纸钱，心中阵阵酸楚。孩提时，过年因一家人团聚而变成快乐的象征。如今，过年因外公的离去，变成了一个悲伤的日子。外公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得到一张通往天堂的车票。而我，依旧在人生的旅程中起起落落。年味或浓或淡，不必那么太在意，过年全在于一种成长的感悟。

过年，是一张车票。这张车票的形式，可以是回程，也可以是离开。唯一不变的，是车票中蕴含的浓浓亲情和大爱。我们一边翻，一边看，不时地打开，不时地合上，留下了一段段独坐沉思的剪影。季节的更替，在人世的分分合合中演变成完成，于是，我们写下夏日的热情，写下秋日的希冀，写下冬日的伤怀，写下春日憧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敲下这个标题的时候，内心无限感慨。不经意间，新的一年又悄然而至，无需用什么崇高伟岸的词语来表达我的祈福。每一个新年，我们都会感到新生活的开始。那是幸福和欢乐的召唤，给每个人的心田注入生机，让美好的新年愿景得以实现。

友情、亲情、恋情，快乐、幸福、痛苦，人事、聚合、波折，所有的所有，构成了流金岁月。只愿我们都能在新的一年里，点亮自己的光源，找到自己的那张车票，获得自己的追索和感悟。

气息之城

气息是种很独特的东西，缥缈如烟，稍纵即逝，无迹可寻，它常常被人忽略，事实上，很多虚无的东西都有记忆功能。

儿时一个同学叫丽，她身上常戴着白兰花，走到哪儿都一阵清香，若有似无，班里的男生个个都为之侧目。丽不漂亮，但很特别，那时还没有气质之说，只是觉得特别，学校还不准骑自行车的时候，她敢骑着家里那辆破旧的小二六车带着我飞驰在西街的路上。那时金沙的虹桥头只是一条石板路，青草从石头缝长出来，整条路像条毛糙的小毯子。路北一排白墙乌瓦的民居，家家都对着街敞开着门，有妇人坐在门口洗衣择菜，路南是清澈的小河，河对岸浓郁的垂杨柳把水面映得碧绿，整个夏天那条路上都是清凉的。那是一个早晨，我陪她回家拿数学作业本，回来时便在路边的摊上买了块缸儿烧饼，那家境不错，口袋里揣着零用钱。后来丽去了英国，每次我闻到缸儿那种独特的猪油与葱混合的香气，便会想起她，还有那兰花香，也变得遥远而亲切。

童年的夏天穿插着薄荷、甘草、香香、佩兰等植物叶子的气息，被这些汁水气味灌溉的酷暑，总要多出几分清凉的。我们在采摘这些具有独特气息的叶子时常在巷子里迷路，或是直接走进别人的院子。老北山门口原有一片老巷，巷子里住着几个很老很老的老头和老太太，还有一个陈旧的老虎灶。有个做油馓子的人家就是在那时发现的。斑驳的白墙里散发的香气像一只钩子把我们钩了去，一对哑巴夫妻，一个负责拉面下锅，一个负责翻拣出锅，两人悄无声息在灶前挥汗如雨。小伙伴飞得很鄙视，说那是“看产妇”才吃的。丽突发奇想，在油面下锅还没有脆的时候用长长的筷子捞上来，吃到嘴里有点像袖珍的油条，还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呢！

我们经常走串的街巷，总有一些气息回味无穷。那种气息是有生命力的，遇着空气和人就会演变成一个片断和一段影像。花行桥弄子里的汤包店很多年了。说起汤包，总是无锡的有名，但是老金沙人对于这里的汤包始终是情有独衷，出笼的汤包跟老板娘的皮肤一样吹弹可破，薄薄的皮子透明可鉴，能看到里面颤巍巍的肉馅儿和呼之欲出的汤汁。放假时去那里吃早点总会遇到同学，吃完便一起去玩儿了。像一群被放开的野马，甩开蹄子在太阳底下晒得黝黑，也被那浓香的汤包养双了下巴。红成熟得很早，一到夏天她就开始穿暴露的衣服，丽很讨厌她，说她是想“勾引男人”，我们每次吃完汤包，走的时候看到她还在，不紧不慢，好像在等人，又好像不是。

傍晚，大人们把小饭桌摆到了院子里，隔壁石老爷爷的晚餐只是稀饭就着一碟红乳腐，乳腐一般是用来早上下饭的。石老爷爷每次都用一个干净的白瓷碟盛一块，方方正正的煞是好看，不像我们，如果想吃也是直接伸了筷子去罐子里挖，一来二去罐子里的汤汁便浑浊得不像样儿了。石老爷爷很和气，看我端着碗来便会回屋拿茶食，每次拿出来的不是桃酥便是脆饼。放在我碗里笑笑，再继续坐回去吃他的稀饭和红方乳腐。年老的人，身上都会散发出一一种他自己难以觉察的气息，凑近他，有一种潮湿的树干上生长的苔藓的腥味。

气息是一座城，无所不在，浸染一生，阳光下晾晒的上衣和床单的气息，田野的气息，月光下夜雾的气息，花朵与青草的气息，心动的气息，皆是这座城里日子的气息。张小娴说，记忆是没得比较的，回忆里的气息总是无法重寻。旧城改造后很多巷子都消失了，我只能走在风里，那种空荡荡的气息，沁人心脾，便湿漉漉的。

站立意义的“gei”就是跪拜意义的“跪”

徐乃为
方言研究中的本字溯源考证是极为艰巨繁难的工作，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我们使用的汉字，基本是一个音节一个汉字。在普通话中是完全对应的，在方言中则相差甚远。普通话“人(ren)”字，启东方言白读(口语)“nin”，文读(教育)“sen”；“吃(chi)”字，方言读“qie”；“龚(gong)”字，方言读“jiong”；以上几例的声母、韵母均不同。普通话“死(si)”，方言读“xi”；是声母不同；普通话打(da)，方言读“dang”，是韵母不同。但 these 字，我们还是知道其对应而能正确记录。但有些方言的本字是什么就很难考证。譬如说，衣裳缩水而由长变短的“究”的本字，劳作间休息意义的“爽”的本字，引诱意义的“冒吼”的本字的溯源就很艰难（以后文章中会继续考释）。

本文考释站立意义的“gei”字，如“gei 柜台”，“gei 黑板”，“gei 在门口”，此字表达的意义是“站、立、站立”。此字在《广韵》中写如“倚”，释义“立”。其实此字的本字，就是如今普通话中“跪拜意义”的“跪(guei)”。

方言本字考源不是“猜测”，而是根据读音与意义的演变，有时还涉及字形，以及风俗文化的因素综合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从读音说，“gei”与“跪(gui)”只差介音“u”，介音是语音发展中的细小衍生，也可以在演变中消失，是音变的一种。如普通话“男(nan)”，启东话读“nian”，多介音“i”，其实是一个字。又如“框”字，启东的老派白读即“kang”，而年轻人即“kuang”，也相差介音“u”。由此可知，“跪(gui)”的古音即“gei”。

再从意义说，“跪”，是相对于“坐”的动作。古人无凳子，双膝着地，臀部靠着于脚跟，谓之坐；臀部离开脚跟，直腰谓之“跪”。清赵翼《陔馀丛考·古人跪坐相类》：“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着)者，跪也；以尻(臀)着脚(脚跟)，而体便安者，坐也……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跖与不着跖耳(跖：脚跟)。”其意思是：臀靠着脚跟的是“坐”，臀离开脚跟的是“跪”。现在坐在凳椅上，即臀部靠着凳面，臀部离开凳面时，就是“跪”，就是站立的形态了。可见，启东方言中的“gei”字，保留了臀部离开所依着物的古义。正是启东(含崇启海等方言区)的“跪”赋予此古义，为表示区别，在用“跪拜”意义时，则另用“跽”字。值得注意的是，“跽”不仅是“跪”的同义词，而且古时还应当是同音字：这可以从“贵”字启东话中文读“gui”而白读“ji”，“鬼”字文读“gui”而白读“ji”，“水”字文读“sei”而白读“si”，从而逆推，今读“ji”的“跽”，古读“gui”。若理解为“跪”读“gei”时是站立义，读“ji”时是跪拜义；此跪拜义后另造“跽”替代它，也可以。而“倚”字读音同“跽”字，也可理解为另造字。

此字的考释本人做于二十几年前，曾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方言研究所的崇明籍研究员张惠英女士，她说这一结论完全正确，正是她告诉我一般人用《广韵》中“倚”作“跽”字，袁勃先生《海门方言志》亦然。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能在以前的书籍中看到同音字记方言字的现象，请不要以为古籍的记字就是正确的；方言考证，是要用“音形义”作科学辨析考释才能作出结论的细致的工作。这里不是说《广韵》错了，只是说“本字”应当是什么字；本字的引申义再另造他字是常见现象；文字的演化中，本来就产生许多同音字、异体字作细微区别。如“复、複、復、覆”，“干、乾、幹、幹”等，有交叉、相同、差异等复杂的关系。

【说明：方言记音应用国际音标，音调调值也比普通话四声复杂得多，此普及文字，用普通话拼音，不记音调。如方言音“吃”是入声字，记如“qie”只是相近音。】

百度百科搜索，阿舅有两义。

其一，舅父，《隋书·五行志上》：“周初有童谣曰：白杨树头金鸡鸣，祇有阿舅无外甥。静帝，隋氏之甥，既逊位而崩，诸舅强盛。”《水浒传》第十四回：“少刻，我送雷都头出来时，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认你做外甥。”

其二，妻的兄弟。《水浒传》第四十九回：“顾大嫂说：伯伯，你的乐阿舅透风与我了。”《儒林外史》第五回：“你两个阿舅，姓王……听见妹夫请，一齐走来。”

可见，阿舅称呼并非沙地方言中独有。只是沙地方言中，只取第二义，而无第一义，阿舅专指妻子的弟或兄，而非指舅父。沙地方言中，舅父一般称呼为娘舅、舅舅。

那么，何以把妻子的弟或兄称呼为阿舅呢？（其实，为了说明关系，旧时也称妻子的弟兄，为内兄、内弟的。）原来，把妻子的弟或兄称为阿舅，是跟着自己的孩子叫的。阿，即是北方方言中的“俺”的谐音，“阿舅”即是“俺舅”是我孩子的舅舅，是把自己降辈分、跟着自己孩子、称辈份呼，是抬高对方、尊重对方，也是一种自谦的表示。这样说来，称呼阿舅，并无恶意而是敬语。你看，如果你的儿子结婚办喜酒，自己的阿舅也即儿子的舅舅是要坐头位的（上宾）。

当然，在沙地方言的语境里，被称为阿舅是表示自己的姐姐或妹妹要嫁给对方，称人家为阿舅是表示占了人家的姐或妹，占了便宜。这其实也是封建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反映，娶认为是进，是赚是占便宜，而嫁认为就是出，是蚀、是亏。所以，宁做人家的姐夫，而不愿做人家的阿舅。也正是这样的意识，人们之间开玩笑，就偏要拿阿舅说事，不管是否实现，好像只要叫人家一声阿舅，自己就已做了一回人家的姐夫，赚了，从而得到精神的愉悦（自我感觉）。有时，为了加强这种感觉，还在阿舅前面加上一个定语，叫“乌阿舅”。

闲侃收藏

昨天，看电视节目《收藏马未都》，马未都先生将一只青瓷碗，从工艺、釉色、包装到底足，说得头头是道，好像他就是这只碗的制作者，听得真过瘾。稀世收藏，浸淫岁月沧桑，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

翌日，几个朋友在屋檐下晒太阳，也话到了收藏。当然，此收藏不是彼收藏，天壤之别。平民百姓鲜有古董，却把自己穿过的旧衣裳、看过的旧书籍、用过的旧物件当作宝贝，或压箱底、或置高处、或藏心中，间或翻晒，拂去尘埃。这些贴心收藏有着太多的记忆，也总是隐隐生发力量，推着自己继续前行。

今天，老张穿了件新羽绒服，样子还挺潮。“这是我丫头买的。我说勿要买、勿要买，但孩子还是坚持。”老张说话时，眯着眼，一脸幸福。他接着说，年纪在虚长，身体在发福，衣裳扣子逐渐扣不上了，一件一件淘汰下来。孩子调侃，老爸可开个旧货店了。说真的，旧衣裳藏在箱子里，占地不说年年还要晒霉，费时费力，但就是舍不得丢。前不久，市文明办在小区增设了“旧衣服回收箱”，让我眼睛一亮。

回家后，和老伴一起勤开了。看着一件件旧衣裳，往事在心中流淌，艰苦、勤奋、拼搏、坚持、浪漫……一个一个词在眼前闪过。一件的卡衣裳，穿了好几年，袖口磨破了，那时上班总是别支英雄钢笔，尼制中山装是结婚后买的，算是撩风头衣裳，过年、跑亲眷时才拿

出来穿……忍痛割爱，打包送进回收箱。最后，有两件衣裳收藏了起来。做新小信时穿的西服和爱人织的第一件毛衣，算是留住初心。“将旧衣裳送走后，如释重负，心情忒好。”

是咯，将旧衣裳捐出去，做了好事、腾了地方、换到了积分，一举多得啊！坐在一旁的老王接过话头。

前几天，我用了两年多的手机突然变迟钝了，有时还罢工。打开微信，总会跳出“存储空间不足”字样。平时我喜欢拍拍风景，但刚来兴致手机就卡壳了。有人说，“你喜欢收藏，手机里存的东西太多了，焉能快。”是吗？我掂了掂手机。

也是，自从用了这只智能手机，收获良多。什么“心灵鸡汤”，文采隽逸，觉得忒有味，爱不释手，收藏起来；什么“养生宝典”，有理有据，看着很实用，收藏起来；什么“掌故轶事”，大气凝重，感到合胃口，收藏起来……

难道手机真被收藏拖累？打开收藏，——点击。结果发现，有的早过期，有的被禁止，有的已移走。边看边选边删，一下子瘦身90%。结果，手机又灵活起来了。看来，浏览手机上的内容要有所甄别，不能随意收藏。不然的话，拖累手机不说，还浪费自己宝贵的辰光。

“你们说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藏，其实好心情最值得收藏。”老陈慢条斯理地说着，大家点头称是。老陈六十岁开外，头发仍然乌黑发亮，是公认的老小伙子。

他说，谁都会遇到难事、糟事、霉事、烦恼事，这些负能量我不会往心里藏。“有事往好处想，没事找好的做，天天收藏好心情。”白天到合作社上班，种菜、摘瓜、施肥、打农药，看着那青翠欲滴的菜苗活泼泼长大，心里真开心。闲时参加“正能量加油站”活动，跳跳舞，唱唱歌，做做公益，锻炼了身体，帮助了别人，收获了好心情，这些我都藏在心里，昨天，全家总动员，启东跑个遍。女儿开车，女婿导游，从南跑到北，中午在吕四小酌。启东发展真快啊，吕四港建设规模宏大热气腾腾，宁启铁路开始铺轨伸向远方，南通大学二期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太震撼了，我看在眼里，收藏在心。“感到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了。”

七嘴八舌话收藏，都是生活琐事，很鲜活也很受用，其中蕴含着深邃的智慧、真挚的情感、美好的希冀，不啻是一场人生大课。静下心来想想，不管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在与万事万物亲近中，常会涉及收藏，但愿人人多多收藏向上向善，指引助力我们不断向前。

反正反正
柑桔掉在我头上的时候
我在剪秋
剪成一片片的金黄
化成叶子掉在地上
妈妈咯咯地笑我
我只呆呆地望着她
她的瞳孔装满我
我的眼中有个她
对不起妈妈
我想
我是你的牵挂
你是我的家

反正反正
积雪掉在我头上的时候
我亲了一口
奶奶布满皱纹的双手
对不起奶奶
我想
白雪皑皑
我还没来得及绽放精彩
圣诞老人的车能不能慢点开
我不是个乐天派
冬天过了
我的春天就永远不会再来

朔风呼啸
雾气萦绕
天撒“鹅毛”
望大江南北
景显其妙
置身野外
满目雪飘
空地一色
银光闪耀
万物装点试比俏
挺而傲
见梅竹松柏
白絮挂梢
嫩苞细芽初上
向人间悄然把春报
瞧花奔劲草
凌寒逍遥
出巢灵鸟
低飞鸣叫
男儿女少
尽兴嬉闹
摄下倩影留靓照
释古谚
数丰年吉兆
且看今朝